

明

史

明史卷九十

志六十四

河渠六

濟河
泗河

汶河
淮河

泲河
加河

沂河
江南河

濟河發源爲沈既東爲濟故禹貢謂導沈水東流爲濟蓋其源出山西垣曲縣王屋山下曰沈水既見而伏東出濟源縣分爲東西二源合流至溫縣曰濟水歷虢公臺西南入於河復入河之南溢而爲滎又東出於陶丘北又東至荷澤又東北至壽張安民亭合汶水又北東至博平入於海濟水性勁疾能入河穴地流注顯伏又自泰山北與齊東南諸谷水西北匯於黑水灣又西北匯於栢嶕灣抵渴馬崖北又湧爲

約突等七十餘泉復溢爲大小清河皆濟水也北魏
酈道元謂在漢王莽時川瀆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
渠勢改尋梁脉水不與昔同然則濟水雖枯其實未
嘗絕流顧亦未可的指矣元人作金口壩旁有河西
通濟流併入會通河永樂九年二月開會通河自安
山湖西南行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抵臨清引
汶絕濟其他不槩見

汶河有二一曰小汶河出新泰縣宮山下一曰大汶
河出泰安州仙臺嶺南又出萊蕪縣原山陰與縣界
寨子村俱至靜封鎮合流復逸出徂徠山陽而小汶

來會經寧陽縣北垆城西南流 百餘里至汶上縣
北又西流抵東州城南又西北歷東阿縣界又東北
流五百餘里入於海此汶水故道元初畢輔國始於
垆城汶水汶水陰作一斗門遏汶入洸於是有南入泗
淮之派而猶未分於北及至元二十年始分流入清
濟達海又六年始由壽張至臨清而御漳爲之達矣
今沂州亦有汶河一出蒙山東澗谷一出沂水縣南
山谷俱入邳州河洪武二十七年三月山東寧陽民
沈進詣闕訴水災先是寧陽縣汶河決南連滋陽西
至汶上水高出河丈餘濱河居民多漂流田禾浸沒

縣以災上聞詔遣使省錄被災戶數使還言災不甚
乃居民妄訴復遣使覈之亦詭符前使言遂逮繫其
吏民至是進詣闕備陳民實被災困憊狀帝命杖使
者釋所繫吏民蠲其田租永樂九年六月會通河成
尚書宋禮用老人白英策築壩戴村遏汶出南旺分
水蓋南旺形勢獨高如人脊然一從左臂而南一從
右臂而北南距濟寧僅九十里有沂泗二水以濟故
分四流北距臨清三百餘里獨汶水無他可引濟故
分六流垂三百年漕運實賴之詳漕河

流河汶水支流也水經不載元初於寧陽堽城作斗

門遏汶水以溢泗漕而洸河之名始著自寧陽縣北三十里西南流循縣西三里許又南流三十里至高吳橋會寧陽縣諸泉又六十里經濟寧城東與沂泗合入天井閘濟運永樂九年六月尚書宋禮分水南旺汶遂不復通洸以是沙淤水涸於漕亦無所濟弘治十六年十二月巡撫都御史徐源請復堦城土壩及漕洸河壅沙帝命侍郎李鑑會勘十七年閏四月鑑言堦城壩難以圻毀洸河若一漕河深則汶流盡向濟寧而南必致迤北臨清一帶漕河就涸至洸河上自舊堦城口以及柳泉亦於運道無關可不必事

自後沙淤流溢蓋亦其源微云

沂河源出山東曲阜縣尼山麓西南分流爲二一西
流至兗州府金口壩上與泗水會下流亦與泗水下
流會由堽里河出師家莊間河即水經注所謂水出
尼丘山西北經魯雩門者是也又有出沂水縣艾山
者會蒙陰沂水諸泉與出沂山之汶合流至邳州入
淮即地志所謂水出泰山郡蓋縣艾山者是也按職
方氏青州其浸曰沂沐禹貢於徐州亦曰淮沂其乂
蓋青之沂乃其源而徐州之沂則其流也永樂三年
正月修山東郟城縣沐沂二河堤計二十五處一沂

二百餘丈

泗河源出山東泗水縣陪尾山四源並發俱循山東
流過濟莊城始合爲一又西流至兗州府城東又轉南
流經橫河與曲阜沂水合時猶未通於濟元人導以
資運乃於兗州東門外作金口壩遏令東入府城又
轉南流會流入濟寧天井閘河初泗水會沂南流泛
濫大澤漂沒爲甚迨隋文時薛胄始於二水交流處
積石堰之決令西注陂澤盡爲良田號薛公豐兗渠
元至元間復修薛胄舊堰爲滾水石壩以引泗水入
濟寧而金口閘之建自此始有明因之洪武元年大

將軍徐達開塌場口引河入焉永樂九年開會通河引上源泗水出天井閘會汶水南流達於淮

淮河出河南南陽平氏胎簪山經桐栢其流始大東至固始縣入南直潁州境又東合汝潁諸水經壽州北肥水入焉至懷遠縣城東渦水入焉又東經鳳陽府城及臨淮城北濠水入焉又經五河縣南而納滄沱濠潼諸水勢盛流疾經南泗州城南稍東則汴水入焉過龜山巖益折而北會洪澤阜陵泥壑萬家諸湖又東北至清河縣南會於大河即古泗口也亦曰清口是爲黃淮交會之衝淮之南岸漕河流入焉折

謂清江浦口又東經淮安府城北安東縣南而達海淮水源高經泗州地益下故常有潰溺患永樂七年六月直隸壽州秦淮水決州城詔以時修築中都留守司報入夏恒雨淮漲泛壩口見發軍夫築晝夜修築隄塞命工部亟遣官督視十三年五月平江伯陳瑄鑿清江浦並修築高家堰舊隄障淮河東侵正統三年八月直隸清河縣奏淮水溢漂房屋孳畜甚衆民不堪命乞賜賑貸併免其歲辦物料軍厨濟河夫役命覈實從之天順四年七月直隸鳳陽府奏淮水溢壞堰敗城垣沒軍民田廬無算詔令巡按御史

留守司各遣官存恤被災軍民衝潰處以漸築之正
德十二年七月淮水決漕堤灌入泗州爲患甚劇嘉
靖十四年十二月河道都御史劉天和言泗州祖陵
坐北面南地俱土岡西北自徐州諸山發脉經靈璧
虹縣而來至此聚止即今基運山陵北有土岡南有
小岡小岡之北間有漲流其南面小岡之外即俯臨
沙湖西有陡湖之水亦滙於此沙湖之南爲淮河自
西而來環繞東流去祖陵一十三里惟東面江勢止
處俯臨平地有汴河一道遠自東北而來上有塔影
蘆龜山韓家柯諸湖及陵北岡後沱溝之水皆入於

汴河西面有本岡溪水引入金水河經陵前東流或
入汴河以上諸水每歲水大則衆流混一從東南
直河奔注於淮水小則滙滯於陵之東南二面四時
不涸但逢夏秋淮水盛發則西由黃岡口東由直河
口瀾漫漫灌與諸湖水合遂滄江足左右築堤則西
來龍脉交錯北去元宮密邇關係不細非臣所敢輕
議也欲自陵前平地築堤則積水長盈羣工難措欲
東自直河口西自黃岡口上下五十餘里間繕築圍
繞恐此堤一成淮河泛漲之水稍能障其旁溢而陵
前湖河之水又將遏之北侵矣乞遣靈臺官往度之

又壽春王墳北面包築石岸以防衝決今則量水勢淺深比墳低二丈六尺有餘河岸遠近距墳三百四十餘步且孫家渡既不開通可無他虞但黃淮二流合溢不可不預爲之防請離墳四面各百餘丈外周遭環築土堤一座砌以石基植之榆柳以防意外從之隆慶四年六月河道都御史翁大立報浚淮河工訖萬曆三年三月高堰復決高寶興鹽諸處一望無涯黃水躡淮之後漸逼鳳泗奉祀朱宗唐請敕南京工部會穎州道勘議其勢洶湧日盛恐侵柘林佑建泗陵石堤二百二十六丈時御史邵陸亦檄泗州將

護城堤用石包砌因稱爲邵公堤七月御史劉光直
請培通濟等閘先是塞天妃口以杜黃水遂創開三
里河設通濟閘以通淮水其後閘廢不修淮流不息
黃水盛大淮亦因之高寶一帶受害特甚故光國有
是請五年六月漕運侍郎吳桂芳奏淮水向經清河
會黃趨海自去歐河決崔鎮清河一路淤墊淮口梗
塞於是淮弱黃強不能奪草灣入海之路而全淮南
徙遂灌山陽高寶間往年湖水不踰五尺隄僅七尺
今堤加至一丈二尺而水更過之請護堤爲急部言
堤雖可護不能必水之不漲欲水之不漲必當俾淮

有所歸宜令漕運總督會司道熟計其便報可閏八月給事中湯聘尹議導淮入江會桂芳稱黃水向故道而去下奔如駛淮遂乘虛而入清口水勢漸消其議遂寢六年五月河道御史潘季馴言高堰淮揚之門戶而黃淮之關鍵也欲導河以入海勢必藉淮水以刷沙淮水南決則濁流停滯清口亦涇河必決溢上流水行平地而邳徐鳳泗不免皆爲巨浸是淮病而黃病黃病而漕亦病相因之勢也於是築高堰堤起武家壑經大小澗阜陵湖周橋翟壩共長八十里使淮不得東逸又以淮水北岸有王簡張福二口唯

水每從此洩入黃河致淮水力分而清口淤淺且黃水泛漲亦多由此倒灌入淮乃更築堤捍之使淮無所出黃無所入於是全淮畢趨清口會於大河以入海而河與漕俱治十六年 月季馴請加泗州城護堤行副使王之猷督知州汪一古修築除內換老土外自新橋口起北至西門牌坊止加修石堤長一千九百三十二丈加高二尺用大石長一千八百六十四丈添建子堤長一千六百八十丈又自西門牌坊起至迤南新橋口止砌高二尺用碎石長一千一百六十五丈又添新橋迤南大堤並窰西石堤共長八

十六丈十九年九月淮水溢泗州高於城濠因塞水關以防內灌而城中積水不洩居民多滄沒尚書魯同亨上其事帝命漕河督撫會巡按御史勘議自此淮爲泗城患民苦蕩析侵及祖陵疏洩之議不一有謂由傅寧湖開至六合入江者有謂濬施家溝周家橋入高寶諸湖者有謂弛張福堤以廣洩淮之口者有謂開壽州尾阜河以分上流之水者議旣相鑿工亦旁午二十年正月帝特遣給事中張貞觀往勘旣會同河道尚書舒應龍漕運侍郎陳于陞巡按御史高舉彭應參王明詳議以上詔勒限興工報竣詳黃

河二十一年五月淮復決高良澗二十二年 月黃
水大漲遏淮暴溢灌泗陵二十三年四月高堰高良
澗諸處復報決帝怒奪應龍等官再遣左給事中張
企程往勘於是論䟽淮以安陵者或曰清口當闢或
曰高堰當決或曰周家橋武家塾當開或曰高良澗
施家溝當濬論䟽黃以導淮者或曰腰鋪可仍或曰
老黃河故道可復或曰鮑王二口可因或曰三家壩
五港口可尋是時河道尚書楊一魁力請分黃導淮
留企程督治二十四年八月分令郎中詹在泮等開
黃桃源黃壩新河自黃家嘴起至五港灌口止分洩

黃水入海以抑黃強導淮闢清口沙七里建武家整
涇河閘洩淮水由永濟河達涇河下射陽湖入海又
建高良澗減水石閘子嬰溝周橋減水石閘洩淮水
一由公河下涇河一由草子湖寶應湖下子嬰溝俱
通廣洋湖入海猶恐淮水宣洩不及漸南注各湖爲
患又挑高郵茆塘港通召伯湖開金家灣下芒稻河
入江以疏淮漲淮水以平大約淮水旣受黃流之委
輪復爲運渠之灌注所關最重在宋已前河未合淮
水清流直墜淤常少淮之患也從河旣合始河自北
而來較淮高故易以遏淮淮自西而來較清江浦又

高故易以嚙運淮並流而北其勢盛力足以刷河其
瑾謂淮得黃而力專黃得淮而流迅是也淮却而南
則河必乘之潰運故治淮者治河治漕之先務也議
者謂高堰去寶應高丈八尺有奇去高郵高二丈二
尺有奇高寶堤去興化泰州田高丈許或八九尺有
奇去高堰不啻旱三丈有奇昔人築堰使淮不南下
而北趨者亦因勢而導之不然淮一南下因三丈餘
之地勢灌千里之平原安得有淮南數千里郡縣耶
萬曆二十一二年間淮漫高堰堤上且數尺周家橋
口原自通行又加決焉決高良澗至七十餘丈南奔

之勢若倒海高寶召伯諸湖堤一日崩者百十餘處
於是泗城亦復灌溢而所減之水不過尺許蓋以淮
南之地自高寶而東則低由召伯而南則又昂自興
鹽以東濱海諸鹽場較內地亦復昂也泗州諸地比
高堰爲下與高寶諸州縣皆若釜底然安能免淮之
浸哉雖然淮之浸河阻之也河之阻未必不仍自淮
致之高堰一帶修守不嚴奸商鹽販之徒無日不爲
盜決計泗入不究利害之原但見高堰增築勢必且
遏淮以入泗惟恐堰之不速潰也淮之旁流日多則
淮之正流日弱於是刷沙無力而黃流益橫清口就

淤勢不得不倒灌淮南決堤堰而敗城郭委運道於
茫無畔岬中矣此時而議導淮導淮亦治標之一策
耳善乎先哲之言曰禦黃如禦敵淮日退而黃日進
若但以導淮爲秘計而不察其爲弱淮之先徵也淮
之患安有窮已耶

泗河二源一出山東費縣南山谷中循沂州西南流
一出嶧縣君山東南與費泗合謂之東西二泗河又
南會彭河水入南直邳州境合蛤鰻連汪諸湖東會
沂水從周湖柳湖接州東直河又東南達宿遷之黃
墩湖落馬湖從董陳二溝入黃河隨地開闢或因渠

而濟或就陸而穿，鑿剋石引泗合沂濟，運避黃河險。隆慶四年九月，決邳州自睢寧白浪，浸至小河口，淤百有八十里。河道侍郎翁大立請開加河以避洪水。部議加口雖工費不貲，然較歲歲疏鑿亦自省宜。令大立躬行相度，條利害以聞。帝是之。六年閏二月，給事中雒遵會勘加口河，以爲不便。謂加口河從馬家橋東過危山赤山呂孟等湖，踰葛墟嶺，南經侯家灣良城至加口鎮。又涉蛤鰓周柳諸湖，乃達邳州直河，以入黃河。凡二百六十里，取道雖捷，施工實難。葛墟嶺高出河底六丈餘，開鑿僅至二丈，礪石水泉涌。

出侯家灣良城雖有河形水中多伏石難以鑿縱鑿之湍石不可通漕且蛤鰻周柳諸湖築堤水中功費無算微山赤山呂孟等湖雖可築堤然須鑿葛城嶺以洩正派開地浜溝以散餘波要其施也又自有序與其煩勞厚費以開加口河孰若時加修防如期備運保百數十年之故道詔尚書朱衡會河道都御史萬恭等覆勘以聞六月衡言加河開鑿之難有三一則葛墟嶺開深之難一則良城侯家灣鑿石之難一則呂孟等湖築堤之難先年漕河淤塞翁大立請開加河欲以救濟一時今漕河通利徐邳之間堤高水深

歲加修葺之功自可無虞固不煩別爲建置也帝以爲然萬曆三十年二月河道都御史傅希摯請開加河奏曰治河當觀其大勢慮患貴求其永圖近徐邳一帶河身墊淤壅決變徙之患不在今秋則在來春使決於徐呂之下猶可若決於蕭碭之上則闡河中斷兩洪俱涸使決於南岸猶可若決於北岸不走張秋必射豐沛矣臣日夜憂懼觀昔禹之築水順水之性耳今欲資河爲漕故多強水之性雖神禹復生亦難底績爲今之計莫如開創加河以爲永圖加河之議嘗一建而中止謂爲有三難臣遣錐手步弓水平

畫匠人等於三難處逐一勘踏起自上泉河口開向東南則起處低窪下流趨高之難可避也南經性義村東則葛城嶺高堅之難可避也從陡溝河經郭村之西平坦則良城侯家灣之伏石可避也至於加口上下河渠深淺不一湖塘聯絡相因間有砂礪無碍挑它大較上起泉口水所從入也下至大河口水所從出也自西北至東南長五百三十里比之黃河近八十里河渠湖塘十居八九源頭活水脉絡貫通此天之所以資漕也昔朱衡之開新河潘季馴之開邳河權救一時情事忙促工費浩大今幸無梗誠能

拊十年治河之費以成加河則黃河無慮壅決茶城
無慮填淤二洪無慮艱險重運無慮漂損羊山之支
河可無開境山之間座可無建徐呂之洪夫可盡省
馬家橋之堤工可中輟則今日之費皆他日所省抵
有餘者也臣以爲開加河便章下所司都給事中侯
于趙請集廷臣會議帝曰傅希摯所奏已具明確恐
廷議紛紜終難成事即命于趙往會希摯及巡漕御
史劉光國確議以聞六月于趙奏勘加河事自泉河
口至大河口五百三十里內自直河至清河三百餘
里歷來安流無賴於加河在可已惟是徐呂至直河

上下二百餘里慮河衝蕭瑒則涸二洪衝睢寧則淤
邳河所宜舉役約費可一百五十餘萬特良城伏石
長五百五十丈開鑿之力難以逆料性義嶺禹陵俱
限隔河流之處今既開通則豐沛河決於至灌入宜
先鑿良城伏石預備豐沛隄防而后前功可徐議也
部覆亦謂開加非數年不成當以治河爲急帝不悅
謂其阻撓推諉然議亦寢十六年三月給事中楊應
文奏加河北接汶泗東受沂蒙諸泉其源本不易竭
而岸高土堅又能束其流而使之不漫即有湖也而
淤涖可循即有石也而罅漏可鑿嘉靖間翁大立萬

曆初傳希摯嘗議而未果誠以河道歲修之費移用
開加事半而功且倍臣固以爲亟宜議也命河漕官
勘報二十八年十二月御史聶祺奏用黃河爲漕利
與害參用加河爲漕有利無害但加河之外舉由微
山呂孟周柳諸湖伏秋水發不無風波之險冬春水
涸未免淺阻之虞須上下別鑿漕渠建閘節水然後
通利從之二十九年九月御史張養志奏開加河之
說有四一曰開黃泥灣以通入加之徑邳州沂河口
入加河門戶也進口六七里有湖名連二汪其水淺
而濶下多淤泥糧船每沾滯難行欲挑濬則無路可

修欲壩埽則無基可築而外有黃泥灣離湖不遠地頗低自沂口至湖北崖約二十餘里於此挖河一道以接加口不拘丈尺只可通運艘爲度引湖水以灌河所費不多成功亦易運舟從此直達濇口濇口一曰鑿萬莊以接加口之源自迤北萬家莊至臺家莊侯家灣良城等處皆山岡高阜多砂石極難爲工河臣劉東星力鑿成河今歲輕糧船以通數十號但河身尚淺宜更加鑿四五尺俾韓莊之水下接加口並深畜水五六尺則運舟無論輕重大小皆沛然可達矣一日濇支河以避微口之險微口在韓莊上下三十餘

里水深丈餘必探水勢深淺插立標竿以爲嚮導風
正帆懸頃刻可過突遇颶未免敗沒今已傍湖開有
支河四十五里上通西柳下接韓莊牽挽有路所當
再爲疏濬庶無漂溺之患一曰建閘座以爲蓄洩之
具地有高下自水有淺深萬莊一帶其勢原高雖有
開河身丈尺不等較泃河以南猶爲崇峻北水南下
至此必速宜即其地或數十里相度建閘數座以時
蓄洩水可常盈矣詔速勘行毋誤漕計時東星力主
其役功未成而卒十二月御史高舉言泃河已見成
績宜加疏鑿勿棄帝然之三十二年正月總理河道

侍郎李化龍請亟開加河酌濬故道言河自開歸而
下合運入海其路有三繇蘭陽道考城至李吉口過
堅城集入六座樓出茶城而向徐邳是名濁河爲中
路由曹單經豐沛出飛雲橋泛昭陽湖於龍塘出秦
溝而向徐邳是名銀河爲北路由濬家口過司家道
口至何家隄經符離道睢寧入宿遷出小河口入運
是名符離河爲南路南路近陵北路近運惟中路旣
遠於陵亦濟於運前督臣排羣議以興茲役竟以資
用乏絕不得竣事然自堅城以至鎮口河形宛然今
唯守行隄開加河其善有六亦不必疑有二加河開

而運不借河河水有無聽之善一以二百六十里之
加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黃河善二運不借河則我爲
政得以熟察機宜而治之善三估費二十萬金開河
二百六十里比朱衡新河事半功倍善四開河必行
召募春荒役興麥熟人散富民不擾窮民得以養善
五糧船過洪必約春盡實畏河漲運入加河朝暮無
妨善六爲陵捍患爲民禦災無疑者一徐州城嚮苦
洪水暴至加河既開則徐民爲魚憂亦大釋無疑者
二帝深善之三十二年五月河道侍郎曹時聘奏開
加河功成三十四年八月時聘又言國家二百餘年

自徐而下大都以河爲運比年二洪告涸諸溜難前
莫不以無漕爲慮幸汴河一線自舒應龍開韓莊以
洩湖水而路始通繼劉東星鑿良城以試運艘而路
漸廣至三十二年正月李化龍上開李家港鑿都水
石下開直河口挑田家莊竭力經營運行過半而路
大闢至三十三年二月臣接任見改挑伊始運船將
臨立限嚴催是年行運者八千二十二艘今年七千
七百六十五艘盡數渡汴則汴可賴明甚謹畫善後
六事以聞一議以充東道加管河二字於原領敕書
內管滕嶧二縣河務兗州府通判及嶧縣縣丞俱令

兼管加務一議以黃家閘官夫移之韓莊留城閘官夫移之臺莊馬家橋官夫移之頓莊專司啓閉一議趙村爲邳宿適中之地萬家莊爲邳嶧適中之地各添設一驛一議於嶧縣臺家莊地方添設巡簡一員弓兵四十名一議禁勢要人員不得施強阻撓閘務一議補築殘堤截削灣嘴展闢閘岸疏濬淺沙以收全功皆從之三十五年二月部議築赤山之堤削頓莊之嘴平大泛口之溜浚貓兒窩等處之淺建鉅梁吳衝之閘增三市徐塘之壩詔如議十月給事中何士晉言加河六年通行無滯今年忽有捨加由黃之

議卒致倉卒損壞糧艘又費人工牽挽船至大浮橋淤塞復還由泃河以故遲運黃河之害可見然泃河之工亦未竟也今請歲稱水衡數萬金督以廉能之吏爲期三年力廣河身未報三十九年四月御史蘇惟霖言直隸有猫窩一淺在沂下流河廣沙深不可以閘爲泃河患令觀河沙口門西掘一月河洄流即清宜於此河下二里仍西掘一月河以通沂口之月河凡水挾沙而來沙性直走有月河以分之則洄伏處沙所必儲就此二里澇刷比歲修河十五丈難易較然而加患可減從之崇禎四年十一月從漕運尚

書楊一鵬請浚加河九年四月河道侍郎周鼎奏加
河重浚成

江南河即潛河也隋大業中發民開江南河起京口
訖餘杭八百餘里後代因而修之爲轉輸之道自杭
州北郭務至謝村北爲十二里洋爲塘樓河水深濶
德清之水入之踰北陸橋入崇德縣界過松老抵高
新橋海鹽支河通之繞崇德城南轉東北至小高陽
橋河淺資濟東過石門塘折而東爲王灣至皂林水
深者及丈過永新入秀水界自趙牆鋪至陡門鎮河
俱濶深北爲分鄉鋪稍東爲學繡塔又北由嘉興府

城西轉而北出杉青三閘至王江涇鎮河濶五六七丈不等深者至二丈許松江府運艘自東來會之北爲平望驛東通鶯脰湖湖州府運艘自西出新興橋會之北出至松陵驛由吳江縣至三里橋水淺不及丈然北有震澤南有黃天蕩水勢澎湃夾浦橋屢建而北經蘇州府城東鮎魚口水由鬻塘入至北楓橋水淺不及丈由射瀆經許墅關過白鶴舖長洲無錫兩邑之界也錫山驛水近僅浮瓦礫資瀆過黃河埠至洛社橋江陰之九里河之水通之西北爲常州府漕河舊貫城入東水門出西水門嘉靖末防倭改從

南城濠江陰庭塘河水由城東通丁堰沙子湖在其西南宜興鍾溪之水入之又西直瀆水入之又西爲奔牛呂城二閘常鎮界其中皆有月河以佐節宣後並廢其南爲金壇河溧陽高淳之水出焉丹陽縣南二十里爲陵口北二十五里爲黃泥壩舊皆置閘中有青陽鋪石羊村盡淤沙難濬練湖水高漕河數丈一由三思橋一由仁智橋皆入運諺云板啓三分河滿三尺是也南有陵口閘則水不得徑下蘇常而青陽可以無浚北有黃泥閘則水不得徑下江洋而石羊可以不挑矣北過丹徒鎮有猪婆灘多軟沙資濬

自丹徒以上運道視江潮爲盈涸過鎮江府出京口
間閘外沙渚延袤二十丈可藏舟避風浮於江與瓜
步對洪武二十六年八月命崇山侯李新開溧水縣
胭脂河以通浙漕俾運舟免丹陽輪輓及沂大江風
浪之險永樂二年二月修練湖隄岸四年十二月從
閩官裴讓言命右通政張璉發民丁十萬浚孟瀆河
八年十二月命通政使趙居任督修吳江至嘉興石
塘役三萬七千四百餘人工十五日竣十年十一月
浚鎮江府京口新港甘露港達於江宣德六年九月
武進民上言漕船由孟瀆河出江三百餘里始達瓜

州往往遇風漂溺縣有新河四十餘里正對江北泰
興由新河出江入泰州壩一百二十里揚子灣入漕
河視白塔尤便乞行修浚命平江伯陳瑄侍郎周忱
審計七年四月開白塔河工竣八年 月浚常州城
西德勝新河正統元年九月廷議鎮江新港壩至常
州府奔牛壩漕河一百五十里舊有水車車捲江潮
灌注河內通舟漑田年久廢弛宜令有司支官錢置
車給壩官領之詔如議八年三月浚德勝新河孟瀆
河築白塔河大橋壩景泰三年三月御史練綱言江
南漕舟從江陰夏港及孟瀆河出江風水失利常州

有南新河正對泰興北新河江都白塔河又與常州

孟瀆河參差相對由此兩岬橫渡甚近宜疏其淤塞

役夫北新二十萬人白塔七萬人可就命工部尚書

石璞措置復有論孟瀆險者請鑿七里港引金山上

流通丹陽以避之鎮江知府林鶚以爲迂道多石壞

民田墓多請浚京口閘甘露壩道里近功力省從之

八月浙江叅政胡清言鎮江有河通常州因新港奔

牛等壩止容小舟而漕船俱涉大江風濤不測請教

有司去壩置石閘蓄水通舟從之天順九年十二月

命都御史李秉提調附近有司通鎮江七里港引江

水注重河濬新港至奔牛鎮一百六十里淺狹成化
四年 月巡撫都御史邢寬修漕河壩閘先是正統
初巡撫侍郎周忱經理運道武進奔牛呂城設爲壩
閘俾漕舟由京口出江最稱便利逮景泰間壩閘漸
頽水道淤淺有議從蔡涇孟漬出江者因迫海洋漕
舟多覆溺天順間巡撫都御史崔恭奏從周忱故道
增置五閘至是始成嘉靖四十年 月丹陽知縣李
學道徙運道於城外隆慶六年正月給事中雒遵請
濬大江南至浙江淺溢漕河萬曆元年正月河道侍
郎萬茶檄濬蘇松常鎮河道十一月恭奏江南運道

延袤八百餘里每年夏初開運河水充裕今改歲前
十二月則正冬涸壩斷京口封閉之時濬工以數萬
計皆仰給於各府河務分撥收貯之項真所謂杯水
救車火也查江南漕糧幾貳百萬石每石舊帶征僱
船脚米七升自瓜州建閘徑抵水次此米遂蠲宜仍
每石帶征一升歲折銀一萬兩是以江南省徵之費
爲江南運道之用似爲便計下部覆行二年七月吏
部聽選歲貢生員許汝遇言東南運道水勢之陡莫
甚於丹陽地勢之高莫甚於夾港國初於此置閘者
四曰京口曰丹徒二閘居上防三江之濶曰呂城曰

奔牛二閘居下防五湖之洩自丹陽至鎮江蓄爲湖者三曰練湖曰焦子曰杜墅以濟漕河之用免海運之艱而於四月交兌五月過淮雨澤大降江湖盛行不假湖水亦足以濟歲久沿襲居民侵種焦杜二湖俱爲旱麓僅存練湖猶有侵者而四閘俱空設矣今改爲十月臨倉雨澤既少江水枯落不免剝淺數十里之區有閘三四月而不得盡達於江者雖設饋運費推挽而開河之議起然夾港兩岸高者數十丈河僅濶數丈許下之開鑿愈深上之坍塌愈速瀕冬浚之春浚如故年年興役民何以堪爲今之計莫若修

三湖之故址就四閘之完基下修呂城奔牛二閘以待糧運之入上修京口丹徒二閘以待糧運之出則無不通之患矣撓之者或以滄沒民田爲辭不知前此占湖爲田今仍舊修葺爲田非廢田以爲湖也况沿江一帶新漲常稔洲田無慮千頃皆隸於丹徒以此相易不亦可乎河道都御史傅希擊勘奏練湖先已疏濬焦子杜豎地下源少四閘不可廢其議遂寢五年三月御史郭思極疏救京口漕河淺涸二善政一復練湖以永資蓄洩蓋江南漕河北高南下京口地形旣亢河流易涸雖奔牛呂城建閘啓閉蓄水以待

運船而實藉練湖爲之源也練湖北去丹陽百步而
近漕河縈遠其側周四十餘里仰受長山八十四汊
之水匯爲巨浸唐宋以來築有中埂斗門石閘國朝
天順成化間屢經修濬夏秋則屏水溉田冬春則放
水濟運有湖水放一寸河水漲一尺之謠其資於漕
運甚大近來勢家豪戶告佃成田日侵月削寢失舊
額傍湖之民又私涵洞網取魚利年涸一年令且揚
塵爲漕河計急宜清復一修孟漬以旁通舟楫奔牛
呂城二閘例應冬閉春啓然運船空回與官舫取道
者上下交馳情奪勢阻欲令恪守閘規不可得也先

年原有間道可以達江爲武進孟瀆河河延袤六十餘里外通長江內資灌溉自嘉靖中倭亂築堡中流設兵禦守於是河流漸微日就阻塞乞命水利憲臣亟行開濬則既有間道以達往來而運閘得啓閉之宜又多江湖以備通引而漕河得接濟之利雖遇亢旱亦不坐困矣詔勒限濬治勿誤來歲轉漕計時御史陳世寶亦請清復練湖開濬孟瀆閘八月給事中湯聘尹言京口小涸漕輓愆期近議開練湖矣然可以資丹陽不能資丹徒議開孟瀆矣然可以資江陰不可資京口京口與瓜洲相直而孟瀆去瓜洲頗遙

空船不妨沂流糧艘難以涉險則運道必出京口爲
宜當即其旁另建一閘引江流內注抵舊閘丈許視
冬時水勢而定之準潮長則開縮則閉庶幾涸轍無
虞御史尹良任言孟瀆河口渡江入白塔河抵灣頭
爲漕輓便道宣德中平江伯陳瑄開通至正統四年
都督武興復閉今孟瀆河旣開則自渡江入黃家港
水面雖濶江流甚平且糧船自京口乘風北渡瞬息
可入瓜洲但金山而下觸浪洶湧中流遇風難免漂
沒鎮江城西北甘露港約長十里餘夾岸洲田宜挑
使深濶以便回泊部覆勘行御史林應訓言孟瀆舊

禪國家漕運從萬緣橋抵孟瀆河口長幾萬丈積淤
壅淤六十餘年雖經設法疏濬但兩厓陡峻開挑頗
艱工竣後尚虞天時雨潦岸泥易塌且江潮日至浮
沙壅進淤塞終難免合於萬緣橋黃連樹各建閘一
座孟河南北兩閘改造天關修築燕尾從此渡江北
入白塔河至灣頭以達漕河誠吳浙運道捷徑也應
訓又奏勘練湖自西晉陳敏遇馬林溪引出長山八
十四汊之水以溉雲陽之田周圍築堤名曰練塘又
曰練湖約四十里許計一萬三千畝有奇蓋包山溪
兼隣邑丹徒西界由張堰湖至龍崗而槩言之也環

湖之堤立涵洞一十三處至宋紹興時中作橫埂分爲上下湖立上中下三閘凡八十四汊之水始經辰溪衝入上湖復由三閘轉入下湖本朝洪武間因運道水溢難行依下湖東堤開建三閘借湖之水以濟糧運舊址具在其後佃種爲田湖遂堙廢今復舊制必盡革侵占復濬爲湖建設堤閘以時節宣其上湖四際夾阜下湖東北臨河原埂完固無容再增中有缺口凡四俱應填補惟西南一帶單薄宜行增築約高一丈厚十丈爲率畧與東北相應其湖心受水處間有年久淤淺應加挑濬即以所浚之土加培堤埂

臨湖舊上閘一座底高湖心三尺堅厚如故無容再
修仍增建中閘一座底比上閘低二尺改建下閘一
座底比中閘低二尺高厚俱倣上閘之制每遇啓閘
濟運先上閘次中閘次下閘則水不盡瀉自有餘濟
復慮秋水衝擊堤不可守再建減水閘二座界於中
下二閘之中閘面比湖心高六尺濶五尺如水未滿
閘面則資以蓄既滿閘面則資以洩庶幾宣節得宜
功可永賴至於湖田在上湖者如魏家公莊田旁堤
高崗與水利絕不相妨應許仍舊其餘臨湖圍埂等
田盡行革去在下湖者惟道人墩一圍望如山阜去

水十有餘丈不必攤革餘應盡還爲湖共當革田五千八百五十七畝有奇仍留不妨水利公莊田一千七百二十畝有奇其沿堤私設涵洞槩行禁塞中有設涵洞一十三處皆民田賴以灌溉湖水賴以宣通照舊存留每遇冬春即行閉塞毋得私啓庶運道與農業交益矣蓋練湖水本無源惟藉隄豬蓄而成必須及時修築或增隄以備其滲漏或啓閘以防其灌潰無間秋冬水常有餘然後可以濟運臣親驗上湖地仰八十四汊之水所由來也而常懼其易洩下湖地形較上湖頗平行而高於漕河亦僅數尺又常懼

其不盈誠使水裕堤堅則應時而注之河有全力矣
沿湖築堤相堤建閘實爲長便望即敕行十三年

月鎮江知府吳搗謀建議練湖分上下二湖界以中
堤見有石閘三座蓋引上湖之水以漸達之下湖更
有石閘三座石埭一座則引下湖之水以漸達之漕
河又有涵洞一十三處則引上下湖之水以達之田
間涵洞以時啓閉則民間之旱潦無虞閘座以時啓
閉則漕河之蓄洩有備宜立爲令嚴飭有司凡屬湖
堤春初即宜修築以防衝決並禁勢豪侵占及經理
啓閉事宜從之十七年十一月巡撫都御史周繼請

濟武進橫林等處漕河淤淺詔可崇禎元年 月丹徒知縣石確浚京口漕河五年八月太常少卿姜志禮續漕河議先是萬曆初尚書姜寶議曰江南漕河以治丹徒丹陽爲先丹徒丹陽地較武進高數尺武進較蘇州又高數尺地形高則水易流洩而涸當修復呂城奔牛閘壩爲先糧船官船由閘民船盤壩此舊例也由奔牛至京口亘百六十里閘壩雖復或遇天旱河流枯梗當蓄練湖水爲先在丹陽者爲下湖丹徒丹陽間者爲上湖各周四十餘里仰受長山高驪山諸水共設七閘以蓄洩之夏秋溉田冬春濟運

後因湖許告佃水放無禁漁戶又私開涵洞取魚於是湖歲歲涸而漕河無濟糧船回空與官船回空往來又通閘而行舊制難施且呂城屬鎮江奔牛屬常州各分彼此閘壩日以廢苟非恒雨必無通流故雖歲事挑濬地高水洩而運道艱阻如故武進舊有孟瀆一河所以放回空糧艘及往來官舫使呂城奔牛閘壩得以時閉蓄水近欲開此河以估費四餘萬金中止竊計丹徒丹陽歲挑河銀六七千兩武進秋糧內有修河銀徭編內有淘河夫銀錢糧固不缺乏誠爲國家興大役利久遠惟在公心協力求濟而已爲

今之計宜查革丹陽新佃湖田勿放水道修復呂城
奔牛閘壩七里橋旁廢閘與京口閘各以時下板蓄
水運完之日開孟瀆河行船庶國計民生永永便益
至是志禮續議曰神廟初先少保著漕河議當事采
行不開河而濟運者二十餘年後復佃湖妨運歲累
畚鍤故老有言京口閘底與虎丘塔頂平是可知挑
河無益蓄湖爲要也今欲銳復祖制革佃修閘千載
一時謂遂足以濟乎未也夫上下二湖所以相濟者
爲圓埂高蓄水深也自侵佃興而私圩建在在漏卮
埂已非舊水且不及於觀音山北對之首閘而何以

灌田何以濟運其甚者自丹陽西門弔橋起至湖頭
利市村北止計長五里圍埂缺者非丈餘即七八尺
恐閘座雖修無關啓放宜令丹陽里長工築增高務
與東堤稱使湖水可溢於觀音山北對之首閘始爲
修復祖制也堤高水深謂足以濟乎未也漕河閘座
關鎖湖流非僅鎮江之京口呂城常州之新閘奔牛
數處而已陵口尹公橋黃泥壩新豐大犢山節節有
閘而皆廢去今宜並議修建而運道支流如武進洞
子河連江橋河扁擔河丹陽筒橋河陳家橋河七里
橋河丁議河越瀆河滕村溪之大壩頭丹徒甘露港

南之小閘口在昔冬運中廢閘壩可有可無今旣命復則皆應爲急整若奔牛呂城之北各設減水閘每十月實以土商民船隻盡令盤壩此皆舊章所當率由近且有謂開九曲河使運船從泡港閘出江直達揚子橋以免瓜洲啓閘稽遲者試而後行可也

明史卷九十一

志六十五

河渠七 南旺分水 泉

湖 洪

南旺分水其法蓋元人會通河之遺也而擇地定制則明與元異元之河分於濟寧蓋導汶洸沂泗之水合出濟寧始分流西北至安民山達臨清爲閘十有六南至沽頭爲閘十其導引上源之制則北作堰於烟城以節汶水其堰或以土或以石而又於堰之左爲一閘引汶水注於洸經寧陽西南歷高吳橋出濟寧東北復爲一閘於兗州以節泗沂盡令西注與洸汶合始俱出濟寧此元制也然諸河之水汶最大而

元乃遏汶於堙城非其地矣故汶漲堰圯則奔戴村
坎河口出海而入洸之流細堰之中又時有泥沙淤
之閘口常壅洸河每塞是以終元之世會通河往往
告困而海運不敢廢也明自尚書宋禮用老人白英
所獻策移分南旺則汶洸沂泗分而爲二其沂泗仍
元之舊會濟寧入天井開而汶水則於戴村入海處
壩五里令盡出南旺以四分南流接天井開達徐沛
分水至濟寧相距僅百里故止用四分而四以六分
分之法則於南旺上開石底比下開高三尺以六分
北流接衛河達臨清分水至臨清相距三百五十里
非六分不可而六分之法則於
南旺下開石底比上開自分水北至臨清地降九十
低三尺使水易趨北

又爲閘十有七

後增至二十一閘

南至沽頭地降一百十有

六尺爲閘二十有一

後增至二十七閘

又於戴村壩之北留

一坎河口汶漲則決口注之海以免衝漫汶消則塞

之以濟運故自戴村一築汶水不復通沈而元人壩

城壩可無修矣但分水南旺淤沙易積題定每三年

大挑二次著爲例漕河實永賴之而海運於是得終

罷隆慶末侍郎萬恭以戴村坎河口旣屏障全河即

澎湃所由洩爲石灘攤之顧未幾而石去灘亦且爲

河形萬曆十七年都御史潘季馴劾築石壩一道當

坎河口長六十丈復定例上請每六月初即令東平

管河官駐壩上備料集夫相機捍禦九月初始許撤
守其戴村先年培護周密亦歲久防弛嚴飭增土植
柳悉如舊制又建因時分合汶流之議謂分水地形
最高所謂水脊也決諸南則南流決諸北則北流惟
所用何如耳當春夏糧運盛行之時正汶水微弱之
際分流則不足合流則有餘宜效輪番法如運艘淺
於濟寧之間則閉南旺北閘令汶盡南流以灌茶城
如運艘淺於東昌之間則閉南旺南閘令汶盡北流
以灌臨清當其南也更發濱南諸湖水佐之當其北
也更發濱北諸湖水佐之泉湖兼注南北合流即遇

早曠克有濟矣此以智役水以人勝天亦神明於分水之法而出之司河者其審諸

泉爲漕河利者皆在山東而濟南趵突等七十二泉與百脉諸泉不與焉其大派有五入汶出南旺分水爲分水派入泗沂濟出濟寧天井闢爲天井派入白馬河出魯橋棗林爲魯橋派入南陽新河或出沽頭或出留城俱與沙河近爲沙河派即今新河派入邳州爲邳州派分水之派州縣凡九蒙陰縣泉曰官橋曰卞家莊二泉舊入汶今廢新泰縣泉舊曰南師曰張家溝曰孫村曰西都曰古河曰劉杜曰靈查曰和

莊曰崖頭曰西周曰公家莊曰北鮑曰南陳新曰名
公曰北流曰萬歲曰名灣凡十七泉皆入汶此外新
泉五處又助水河渠十八道萊蕪縣泉舊曰半壁店
曰王家溝曰牛王曰郭娘曰鎮里曰烏江岸曰小龍
灣曰鵬山曰趙家莊曰蓮花池曰湖眼新曰賀家灣
曰小龍渠曰青楊港曰城草灣曰淥馬河曰青泥溝
凡十七泉皆入汶此外新泉四十七處又五處泰安
州泉舊曰張家曰木頭溝曰龍灣曰梁家莊曰馬兒
溝曰風雨曰周家灣曰鐵佛寺曰清曰范家灣曰鯉
魚溝曰皂泥溝曰板橋灣曰北滾曰順河曰濁河曰

斜溝曰羊舍曰力溝曰東柳曰西柳曰水波曰龍堂
曰顏謝曰上曰馬蹄溝曰具曰朔港溝曰水磨曰馬
黃溝曰龍王曰胡家港曰陷灣曰狗跑曰報恩新曰
神曰韓家莊曰梁子溝凡三十八泉而又有漆河泮
漕河梳洗河皆入汶此外新泉二十一處又六處肥
城縣泉舊曰王家曰吳家曰臧家曰鹽河曰清河新
曰董家曰開河曰馬房曰拖車凡九泉皆入汶此外
新泉四十處又助水河渠一道平陰縣泉一曰柳溝
舊入汶東平川泉舊曰坎河口曰鐵鈎嘴曰安園曰
張胡郎曰吳家曰蓆橋曰王老溝曰獨水曰芭頭新

曰淨曰源曰冽曰大黃曰小黃曰盧曰灰曰徐家莊
凡十七泉皆入汶此外新泉三十二處又下處又助
水河渠一道汶上縣泉舊曰龍鬪曰溲溝新曰雞爪
曰馬莊凡四泉而又有蒲灣一泊皆入汶此外新泉
四處寧陽縣泉曰龍港溝曰龍魚曰魯姑曰溲溝山
凡四泉皆舊入汶天井之泃縣凡四寧陽縣泉曰蛇
眼曰古曰三里溝曰井曰張家曰柳曰古城曰金馬
莊凡八泉皆舊入漕河此外新泉百四十六處泗水
縣泉曰趵突曰珍珠曰洵廩曰黑虎西北流即爲泗
水入濟寧天井閣曰繁星曰白石曰蓮華曰新聞曰

響水曰紅石曰甘露舊曰甘露新曰卞莊曰三台曰
湧珠曰石露曰奎聚曰琵琶曰潘波新曰潘波舊曰
黃陰曰吳家曰黃溝曰岳陵曰杜家曰石井曰蔣家
曰曹家曰趙家曰東巖石縫曰龜陰曰龜尾曰龜眼
曰合德曰黑澇溝曰鮑村曰城南珍珠曰石河曰壁
溝曰大王溝曰小王溝曰蘆城曰西巖石縫曰三角
凡四十四泉新舊叅焉皆入泗以通漕此外新泉十
三處曲阜縣泉曰青泥曰溫曰連珠曰遠曰車輞曰
柳青曰雙曰茶曰曲溝曰濯纓曰曲水曰詠歸曰新
曰潺聲皆入沂通泗曰埠下曰橫溝曰新安曰變巧

則又徑入泗河凡十八泉皆舊此外新泉三處滋陽
縣泉曰東北新曰闕黨曰負假曰上蔣詡曰下蔣詡
曰西北新曰古溝凡七泉新舊參焉皆入濟此外新
泉二處魯橋之泲州縣凡四曲阜縣泉一曰蜈蚣舊
入白馬河出魯橋鄒縣泉舊曰鱗眼曰孟母曰陳家
溝曰白馬曰岡山曰白莊曰三角灣曰柳青曰淵源
新曰黃港溝曰程家莊凡十一泉亦入白馬河出魯
橋此外新泉三十處濟寧州泉曰蘆溝曰托基曰馬
陵凡三泉皆舊入魯橋以通漕此外新小泉三處魚
臺縣泉曰黃良曰廟前曰滕家曰河頭曰高家東曰

高家西曰陳家曰中溢凡八泉皆新入硯瓦溝出南陽閘沙河之派縣凡三魚臺縣泉舊曰東龍曰平山曰西龍新曰古曰廉家潭曰聖母池凡六泉皆入南陽湖出新河滕縣泉曰北石橋曰三里橋曰大鳥曰紋溝曰趙溝曰荆溝曰劉家溝曰趵突是俱入新河自南陽湖而會曰南石橋改入薛河出三河口新河曰玉花曰魏家莊俱出東邵壩支河至佃戶屯曰三山出王家口支河曰黃溝出佃戶屯減水閘曰白山曰溫水曰黃家俱會呂孟湖出地浜溝曰三界灣曰龍灣今皆挑入新河凡十八泉而新者惟三此外新

泉十一處嶧縣泉曰許有曰溫水凡二泉皆舊入呂孟湖此外新泉九處邳州之派縣凡三嶧縣泉一曰許池舊會沂蒙陰縣泉舊曰伏牛峪入小汶曰泉河入沂新曰順德亦入小汶達於沂凡三泉沂水縣泉曰土曰龍王堂曰雪玉臺曰小水曰大水曰溢曰銅井曰芙蓉曰灰曰單家凡十泉皆入沂此派自弘治中黃水經徐呂而下久已無所用之然水勢靡定安知徐邳間他日復無淤澱時天順二年四月太監阮安請如舊遣主事一員管理山東徂徠等處泉源如其奏弘治八年十月河道都御史劉大夏奏漕河之

水全藉泰山諸泉每歲秋夏豬蓄南旺旱則用以濟
運北來豪強軍民往往決堤洩水圖栽蔣之利不則
阻遏泉源私引溉浸先年白侍郎昂奏請禁之於漕
河利甚乞如故事申前禁報可嘉靖二十一年九月
河道都御史王以旂言運道仰藉山東諸泉貴以時
濬比清查舊泉約一百七十八處復開新泉三十一
處各隨入以濟漕第疏淪不繼易就堙塞管泉主事
一人勢難遍歷宜分責守臣兼其事詔從之隆慶元
年五月南陽新河成引鮎魚諸泉通於河以濟運萬
曆十九年 月河道都御史潘季馴議山東諸泉分

有五派酌其緩急則分水天井魯橋之派所係漕河最重每歲春夏當飭司道嚴督管泉官夫疏浚通達源源而來庶幾有濟但數月不雨其流即竭昨戊子歲漕渠乾涸百計經營卒無涓滴流迨閏六月初忽大雨連朝諸泉俱湧若地利亦或繫乎天時者顧山泉最多沙磧而汶河每爲淤澱須於大挑之期一併濬之可使泉流無阻也二十六年 月河道尚書楊一魁奏稱山東泰安等州縣所堙新舊泉源悉皆濬通計二百二十四泉崇禎五年 月工部計舊泉二百二十有六新泉三十有六蓋山東發地皆泉亦多

堙廢如汪瓊周孟暘胡瓚或謂一百六十三泉或謂二百四十四泉或謂三百一十一泉先後互異總不越濟兗二府十八州縣云

湖資運道廣矣其徐沛山東間在漕河東者曰水櫃儲泉以益不足在漕河西者曰陡門分漲以洩有餘南旺湖屬濟寧州週一百五十里漕渠貫其中遂分東西名其東湖汶水自東北來又界爲二界之北爲馬踏湖南爲蜀山湖俱屬汶上縣而馬踏之下爲伍莊坡湖蜀山之下爲馬場湖屬濟寧各湖綿延可七八十里而南北通流其濶俱不下三十里惟馬場差

過之又南八十里爲南陽湖亦名獨山湖屬魚臺縣
週七十餘里北爲安山湖屬東平州週八十三里又
南百九十里爲昭陽大小湖大湖袤十八里小湖殺
三之一大小相連貫週八十餘里北屬滕南屬沛諸
縣之水滙焉湖口置石閘放水入薛河從金溝口以
達舊漕河已而河決乃棄沽頭開新河於湖東南陽
在東昭陽在西去黃水益遠蒲灣泊武家湖亦屬汶
上縣赤山微山呂孟張莊四湖連注八十里屬徐州
引薛河出地浜溝入新河蛤鰻湖長二十里周湖如
之連汪湖殺四之一柳湖如之俱屬邳州落馬湖長

六十里茅茨湖如之黃墩湖殺三之二侍丘湖長三十里含基湖如之埤子湖袤增五十里俱屬宿遷縣大莊湖長十里崔鎮湖三之俱屬桃源縣杜村湖長十里萬家湖如之俱屬清河縣以上諸湖固有爲漕河常資潴洩者亦間有藉以行運者至若淮楊諸湖即爲運道管窠湖在淮安城西門外舊有堤圯矣復隨時修治焉白馬湖長三里泥光湖三而十之即所云寶應湖也界首湖一名津湖長與白馬埭俱屬寶應縣新開湖長三十五里湖東夾河是爲康濟屬高郵州召伯湖長十里有八屬江都縣諸湖南通江北

通淮爲運道必經而東築長堤防溢潰利牽挽其歲
修之費視南旺諸湖且倍之踰江入京口藉練湖濟
運詳江南河洪武二十年十一月築高郵湖堤一千
四百三十丈永樂十三年三月穿渠引管家湖水達
淮口是謂清江浦河十九年七月修高郵州新開湖
塘岍宣德五年五月平江伯陳瑄言淮安府西湖河
岍實挽舟通路比因風濤衝激岍多崩塌在府舊有
滿浦五壩今旣廢矣其官吏壩夫乞改令守視湖隄
隨時補葺從之正統三年八月築高郵湖石堤四百
二十五丈先皆用土築之風浪與堤觸輒敗間排木

概束葦密護旋亦衝去至是鰲以磚石加糯米和灰
灌其中始堅緻四年七月修召伯高郵寶應白馬諸
湖一帶堤岸六年八月修高郵湖堤起北門抵張家
溝袤三十里八年四月泰州判官王思旻請停淮安
西湖修堤役初光祿少卿王賢淮安知府彭遠俱以
修堤請詔漕運總兵官武興等議迺以物料取給直
隸湖廣江西諸府衛令漕舟便載許之於是思旻言
朝廷建宮殿及文武官署不役天下一夫今西湖堤
縱不治不過挽舟稍遲奈何以此困擾數省宜亟罷
如難得已第齧船鈔量取雜木等料濟用可耳時部

恐廢鈔額格其議帝念軍民艱難其已徵未徵俱詔
罷有不如詔者治其罪成化元年五月漕運都御史
陳泰復請修高郵湖岬北起杭家嘴南抵張家溝鎮
三十里有奇從之九年三月河道侍郎王恕言淮安
抵瓜儀湖河堤岬衝潰一十五處並坍塌二百餘里
例揚州出辦物料今災傷連年民力不給擬於池州
安慶支所遺輓而椿木則支南京龍江尾屑壩二竹
木局所抽分者令兵部馬快船轉運爲便詔令南京
工部勘議十四年三月工部議召伯高郵寶應白馬
四湖西北風作往來舟多觸激不可救宜築重堤於

堤之東積水行舟使有所趨避詔行漕運各官相度
爲之弘治七年六月高郵湖康濟河成九年四月御
史鄧璋言高郵湖乃漕河襟喉地其堤面故磚爲風
濤所齧屢修屢壞誠以石甃之庶可堅久即新成康
濟河西岍亦宜預爲甃築從之正德十六年六月郎
中楊最言寶應縣汜光湖其地勢西南高而東北下
船行三十里餘始出湖口每去堤僅數尺許值風濤
水急輒遭淹沒誠如白侍郎昂築康濟河故事加修
內河仍將舊堤增石積土以爲外堤可保百年無患
是上策也次則照湖埭密次椿柵數層以爲砥障而

舊堤並加修葺亦可支持數年迺若如歲例修補苟
莫無事一遇溢潦手足罔措策斯爲下矣部議用其
次策嘉靖五年六月郎中陳毓賢言汜光湖爲運道
所必由而瀾漫拍天僅障以一線堤祇遇積雨潰溢
不但阻運其隄東由土且悉成巨浸此江北第一患
請於隄外更築月河則水有所分橫決之勢自緩倘
費繁不給即從淮安至高郵密建平水閘以洩橫流
而堤岍亦固詔令河漕諸臣集議二十一年九月河
道都御史王以旂言漕河兩岍原有南旺安山馬場
昭陽四湖滙諸泉以利運比來權豪占種湖且高於

平地昭陽尤甚若不行令清查恐蓄水無多大失國
朝初意詔是之隆慶三年四月河道都御史翁大立
言漕運固資泉水第地形東高西下故新河以東湖
蓄水以西湖洩水最得先臣宋禮遺意黃流奔放則
散之昭陽湖而游盪有地山水暴漲則入之南陽湖
而豬漚有區然漕渠又歸洩總會宜大興工卒濬從
回回墓達鴻溝出留城甚利報可閏六月大立復言
薛河水素稱悍尚書朱衡理新河乃令盡注赤山
湖入徽山達呂孟顧呂孟湖之南爲邵家嶺黃流淤
填地形高仰以故秋水時至翕納無所賴及壤民田

廬又微山湖之西爲馬家橋新創一堤開運土亦未
堅時爲積水所撼今誠鑿邵家嶺使水由地浜溝出
境以入漕河更建減水閘於馬家橋即衆水猥盛無
所肆害帝以爲然六年三月朱衡再理河道請清查
馬場湖南旺東湖南陽湖蓄水以濟漕河之涸南旺
西湖安山湖洩水以散漕河之溢毋使居民侵占又
呂孟徵山張莊諸湖爲山東滕嶧諸山之水所會倘
衆壑交奔宣洩無路必且衝稅地而傷堤岍乞建一
閘以節宣之詔如議萬曆十四年 月聊城訓導陳
黃裳建議導汶水由芷生舊河南出永通閘口北出

安山間口以避南旺二百餘里淺澁爲運道無疆利
或於東湖蜀山坡下橫築高厚土堤中留滾水石壩
俾各蓄洩濟旱亦大便蓋南旺東湖地高水易以出
非若西湖卑窪也十六年五月都給事中常居敬奏
安山一湖周圍百里計其間東北自通湖關至西北
焦天祿莊長十三里自焦天祿莊至西南王禹莊長
七里餘自王禹莊至東南青孤堆長九里餘自青孤
堆至通湖關長七里餘廻環共三十八里謂之水櫃
堪以積水但湖形高下不甚相懸水積於中原無堤
岸東南風急則流入西北燥地西北風急則流入東

南燥地未及濟運消耗過半且自許民佃種以來百
里湖地盡成麥田先年都御史傅希擊履畝分折除
徵租銀二千六百五十三兩歲抵魚滕二縣秋糧外
其低下處所封爲水櫃法非不善其如經界未明禁
例未嚴民情無厭積漸至今殆無曠土請將水櫃三
十八里築一高堤堤外照舊佃徵堤內挑深豬蓄令
管河通判等官不時巡歷庶無盜種之弊居敬又言
南旺安山蜀山馬場等湖始因歲旱水涸地屬閒曠
召佃徵租以補魚滕兩縣之賦於是諸湖之地平爲
禾黍之場甚至奸民墾水自利私塞陡門復倡爲湖

低河高之說禁非不嚴而占恡若故除安山湖外今
勘得南旺湖周九十三里計地二千七百頃原有陡
門一十四座止存關家大關常明口二處其餘飛通
口孫強口等十二處俱已堙塞合行修復本湖東邊
高阜地量留護坵一里共計一百六十二頃南北留
護坵地半里共計一百十六頃十畝照舊細種納課其
餘專備舊水仍築子堤一道以爲封界至湖內北高
南低應於中亘築一長堤自吳家巷天字號起至黃
家寺止長一十四里根濶一丈五尺頂濶八尺高八
尺界爲二區寺前鋪張住口建陡門一座以便上下

接濟馬踏湖周三十四里又二百八十步計地四百一十餘頃俱應退出還官其東北空缺處十里又二百四十步應築土堤一道約束湖水不使洩漏西岸原有王岩口滾水石壩年久滄沒合行修復蜀山湖周六十五里又一百二十步計地一千八百九十餘頃除宋尚書香火地六頃並高亢地八頃五十三畝照舊佃種納課其餘地一千八百七十五頃四十六畝二分俱築隄蓄水東岬李泰口間以下半五里原有馮家滾水大壩相應修復馬場湖周四十里零三分內高亢地九十三頃二畝爲先年召徵以補魚滕

秋糧者今既前項補足應令退業還官並低窪地六百四十頃四十二畝九分俱築隄蓄水內有安居陡門三座合行修復至各湖占種麥田應照地退還其修復陡門闌壩堤岍工料人夫等項通共該銀四千七百一十七兩有奇嚴杜侵占申明法紀庶漕河有賴云奏可十九年十一月河道都御史潘季馴請修復湖堤以便蓄水濟運言先是常居敬請限地蓄水去年時雨頻仍湖水盈溢不惟湖地難耕即民地亦成沮洳查弘治間侍郎王以旂原曾築有土堤與居敬封界正同而圍湖稍廣蓄水更多今歲之水正及

堤址因年久浸廢界地不清乾旱之時遂有越界私種者乞將此堤加葺高厚盡復舊業堤內爲湖堤外爲地其納水未便築堤處所密栽水柳爲界庶湖水不縮經界不淆矣從之議者謂蜀山東有馮家壩地卑而水易洩因壩以障之南旺南有何家口口稍卑汶水就西而下每決房家口傷漕堤南旺之水以涸馮家壩蓋蜀山之門戶何家口蓋南旺之尾閘也洪之開鑿莫詳其所始或云唐尉遲敬德嘗經畧徐州用十萬人焚火攻石石爲灼爛尋以斧鑿加焉遂成水道在州城東南二里曰徐州洪亂石峭削醋醋

若齒牙者百餘步故又名百步洪蓋漕運之要害而
呂梁之上游也呂梁洪又有二亦俱在州城東南距
徐州洪五十里曰呂梁上洪又距七里曰呂梁下洪
蓋河之流於濟會於徐以達於淮者其石森列亦若
齒然水爲所束驚湍迅波一瞬數里舟逆行而上日
以尺寸計古稱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鼃魚鱉
所不能游此其地也洪形象川字故又有中洪裏洪
外洪之稱永樂十四年 月平江伯陳瑄鑿呂梁百
步二洪崖石平水勢宣德七年七月置呂梁漕渠石
閘初陳瑄以呂梁上洪地險水急漕舟難行奏令民

於舊洪西岸鑿渠深二尺濶五尺有奇夏秋有水可
以行舟至是復欲深鑿置石閘二時其啓閉以用節
水事聞命附近軍衛及山東布政司量發民夫工匠
協力成之十年九月僭運糧儲總兵官及各巡撫侍
郎入京會議軍民利益事宜徐州呂梁洪原引睢
水以入今睢水會汴入淮各洪淺狹宜於鳳池口或
歸德新堤設閘復引睢水濟洪從之正統元年九月
僭運糧儲總兵官及巡撫侍郎入京會議言徐呂二
洪中溜窄狹水淺石峻重船必須剝空方可往來洪
西原有小河運木剝淺甚爲便利宜於農隙之時量

起軍夫疏濬合用剝船水車令江西湖廣浙江衛所
給之仍令淮安廠改造小船備用帝命行之三年三
月御史丘俊以二洪勢險舟多覆溺請於洪下創設
小舟各四遇有呼號官即救之詔可十三年二月都
督武興上言徐州呂梁二洪皆分黃水以通舟楫其
秦黃寺巴河原係分水之處年久淤塞水脉微細請
發軍民疏濬從之景泰二年十月台州衛百戶王武
奏徐州洪先因巖石嶮峻舟船失利平江伯陳瑄於
洪東開設石閘行船後以閘逼水激仍行舊洪近者
黃河水小洪閘淺涸臣見舊閘北有土岸長可二百

餘步宜令穿成一渠將閘移置此處則水勢平緩舟
行無患命都御史王竑相度五年八月御史張潤請
於黑陽山北黃河紆回之處自其決口改挑一河以
接舊道引水濟徐呂二洪從之六年八月主事李蓄
奏初爲徐呂二洪水淺鑿陽武脾沙岡引水灌入然
後舟楫流通近又起夫濬封丘縣新集等處分脾沙
岡水以濟沙灣脾沙岡水原微細必不能兼濟二處
恐沙灣得水而徐呂乾溢得一失一非計之善况新
集地高費繁乞勅都御史徐有貞量度從之成化四
年六月主事郭昇奏徐州洪勢最險自昔兩隄卑隘

稍遇水漲即舟行無路而閘河上口一壩勢亦如之
雖頻年修築亦惟取辦一時殊非經久之策又如外
洪翻船等石裏洪壩下一灣尤爲險惡屢壞行舟當
用大石修砌兩隄外則錮以鐵錠中則填以瓦礫而
又鑿去外洪翻船諸險補平裏洪甃以石版成路庶
便牽挽命侍郎杜謙往治之八年 月主事張達甃
兩洪石堤長七十餘丈二十年 月主事饒泗置石
壩長八十丈弘治十一年七月員外郎謝緝言徐呂
二洪全賴沁水接濟其源出自山西沁源縣經河內
歸德等州縣至徐州小浮橋流出雖與黃河異源然

近年河沁流合爲一卽今黃河旣自歸德南決恐牽
沁水與之俱南則淺阻必在徐呂乞勅直隸河南都
御史各委官濬築受害處所過河入徐濟運其沁水
行河南管河官亦常加濬築併使流入徐州底二洪
資以深廣矣從之十一月按察副使張鼎言前請修
築侯家潭決口接濟徐呂二洪以便運道蓋自六月
以來河流四溢隄防盡決而潭口潰囓彌深比舊廣
濶數倍工費浩大卒難成功若於上源武陟木欒店
別鑿一渠下接荆隆口舊河後雖河道南遷就引入
渠亦可徐呂得濟糧運不致艱阻命漕運都御史會

議舉行十八年三月郎中張瑋奏徐呂二洪上流消
縮遂致漕河淺澁乞令河南撫按等官於歸德決口
諸處詳議開濬築塞之宜從之嘉靖二年四月命祀
故工部主事費瑄於呂梁洪瑄成化間奉命管洪
因洪北土壩易圯改建以石長一百六十五丈復於
壩西築堤二十餘丈洪東甃石路四百二十丈利漕
艘轉輸歲省修堤草束役錢各以三十餘萬計兼時
疫設法賑濟所全活甚衆民德之私爲立祠至是知
州張淮以請故有是命十七年 月主事戴鰲鑿粟
洪亂石修東厓緯路八十五丈二十一年九月主事

陳穆修鑿徐州中洪先是河決亳州徐州雲集橋流
塞百步洪日漸就涸舟楫上下悉由中洪而裏外二
洪遂以湮棄顧中洪年久失疏鑿嶢石數十處利如
劍鏗湍飛雷鳴舟觸輒敗穆力請於都御史郭持平
支公帑募夫匠躬親勸督晝夜力作將怪石盡削去
之於是洪流深緩縹路坦平二十三年二月主事陳
洪範以中洪旣鑿軍民皆便而呂梁之險視百步較
甚亦欲鑿之時有沮其役者謂是鬼神所護洪範曰
苟利於民則捐其身爲之即日戒工衆皆趨赴不數
月而成鑿石凡二十二處自是其害平十九云